

在去剧组途中,终于可以静下来。想到了很多事,也想到了蒋敏……

今天想说的是关于蒋敏。这阵子,身边的朋友都常常问到我演蒋敏的这件事。在我眼里,把所有美好的字眼归于她,都不为过。当时知道让我来演蒋敏的时候,我是非常忐忑的,我知道我是不能去演她的,她的形象已经深入了所有人,包括我的心!这些日子来,一直没有提及要演她的事,是因为,很担心……因为她的事迹太让人熟悉了,她的遭遇让人同情,她的坚强使人动容。我去演她能接受吗?能让人信服,得到肯定吗?我都不知道……

我紧张,真的挺紧张的。期间,有媒体朋友知道我演蒋敏之后,提议让我去见见蒋敏,我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因为我担心我的出现,我的问询,会让她再次陷入悲痛的回忆。我不想她再痛!不想揭她的伤疤,让她回忆伤心的事……再然后,我去了汉旺开始了拍摄。那

博家丛林

我和蒋敏

童蕾

天,中国电影报道的媒体来探班,再次被问到,为什么不去见蒋敏?从他们那里得知,我拍戏的地方离蒋敏居住的彭州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行程,我的心动了一下。原来我离她那么近……那天的拍摄很不顺利,我整个人都不在焉,NG好几次,但脑海里都是蒋敏的样子。我偷偷地询问身边的人,知不知道蒋敏现在的生活好不好?身边的人看出了我的“期待”。是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来讲挺想去看看蒋敏的。接触她现在的生活,看看她工作的样子,再跟她聊聊未来,就像两个要好的女朋友一样,不提及过去,不提及孩子,因



为她才28岁,她的生命经历了一次浩劫,但一定还有无数个奇迹等着她。无论我是否出演她,哪怕我就是个普普通通从电视上看到她的人,一定也想亲眼看见她好好的,以后还会更好地生活。对吗?在所有人的鼓励下,我打消了所有的顾虑。我决定,去。去看看蒋敏!临行之前,我特意梳理了之前拍戏时积攒的心理学上的知识,还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专家……出发了,去到了蒋敏的家门前,去到了蒋敏的工作地点,看到了蒋敏勇敢又热情的同事们,但是没有看见蒋敏本人……她的同事告诉我,她去了

北京,参加英雄事迹座谈会,我们擦肩而过。

在蒋敏的办公室,我跟她的同事们聊了很久很久。他们告诉我,蒋敏平日就是一个挺内敛的人,做事麻利而又细腻。只有跟比较熟悉的人才开玩笑;他们还告诉我,蒋敏特别爱她的女儿,每次提到自己的女儿,喜悦之情跃然眉间;他们还告诉我,她在得知自己家人的噩耗时,只哭过一次,唯一的一次后就一直拼命工作,用劳累填补悲伤;在蒋敏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信,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写给这个英雄母亲和英雄女儿的。他们安慰她,鼓励她,我跟他们一样,软弱的同时爱着蒋敏。虽然没有见到蒋敏很遗憾,但庆幸的是从她同事那里了解了更为真实和可爱的蒋敏,她和许许多多一样,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地生活着,但是在地平凡的身影下闪耀着一颗高尚而又坚强的心。

我祝福她,愿她还能像以前那样快乐简单生活。希望蒋敏能够看见我们这么多的人,在意她!

“愿景”一词,过去比较少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查不到这个词。但在海外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使用得很普遍。

2003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兴办之初,校董会从新加坡聘请了一位早年毕业于厦大的学者担任院长。他就职后写了一篇名为《学院的发展目标和愿景》的文章,放在学院主页。许多学生不理解,议论纷纷,有的说“愿景”这个词没有见过,是个生造词,有的说可能是用错了词,或者印错了。院长为此专门作了解释,说这个词没有用错,也没有印错,海外用这个词较多,他说,只有用这个词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2005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后,“愿景”一词使用的多了起来,甚至还将这个词语写进了国共两党会谈公报:“共同谋求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机会,互信互助,再造和平双赢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实现光复大陆的愿景。”新闻公报是非常正式的文体,其用语是很正式的社会用语。汉语原有词汇“愿望”、“期望”、“前景”、“远景”、“未来”等,都能或多或少地表达

“愿景”的意思,可后者是一个词化单位,它将两层意思结合得更紧密,更牢固,显得更加简洁凝练。

今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夫人及随行人员时指出,3年前的今天,我们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郑重宣示了国共两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诚意,指明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一个月后的5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谈中,再一次强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奠定了国共两党交往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向两岸同胞作出的庄严承诺。

“愿景”一词出现在新闻公报,初稿当是出自国民党代表团之手,它的顺利进入,保留并公布,特别是公报发表3年后,胡锦涛总书记再次高度评价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也再次表明了大陆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在处理两岸关系中的态度,宽厚以待,着眼和解,追求和平统一的政治意愿。

2005年以后,“愿景”一词使用频繁,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也将“愿景”一词收入,解释为“向往的目标”。



香港华彩 蔡布谷

“愿景”一词,过去比较少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查不到这个词。但在海外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使用得很普遍。2003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兴办之初,校董会从新加坡聘请了一位早年毕业于厦大的学者担任院长。他就职后写了一篇名为《学院的发展目标和愿景》的文章,放在学院主页。许多学生不理解,议论纷纷,有的说“愿景”这个词没有见过,是个生造词,有的说可能是用错了词,或者印错了。院长为此专门作了解释,说这个词没有用错,也没有印错,海外用这个词较多,他说,只有用这个词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2005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后,“愿景”一词使用的多了起来,甚至还将这个词语写进了国共两党会谈公报:“共同谋求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机会,互信互助,再造和平双赢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实现光复大陆的愿景。”新闻公报是非常正式的文体,其用语是很正式的社会用语。汉语原有词汇“愿望”、“期望”、“前景”、“远景”、“未来”等,都能或多或少地表达

中国俗语“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还有“母仪天下”,为传统女性贤淑慧形象立下典范,岂料西方文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美国,所谓“第一夫人”,虽不是正式官位,却是家庭价值的核心象征,一身华美首饰衣襟的公关式第一夫人,已不得人心。在过去四届曲奇饼干制作比赛中,巧克力配方的曲奇最得美国选民欢心。然这次比赛,奥巴马夫人及麦凯恩夫人

布什之间较劲。结果,布什夫人劳拉的燕麦巧克力厚片曲奇轻松地赢了克里夫人特蕾莎的辣南瓜曲奇。特蕾莎的辣南瓜曲奇固然新奇,但适合不了传统的美国人口味。2000年的美

第一夫人与曲奇饼干

程乃珊

似有心“秀出我天地”,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约而同撇开巧克力另辟新径。奥巴马夫人用带有柠檬柑桔味的香精配以意大利樱桃杏仁酒的食谱方子制作曲奇,而麦凯恩夫人则以燕麦奶油糖果曲奇来应战。比赛过程,两位候选第一夫人各自将自己的私人曲奇制作方子在网上公布,然后让网民们投票。截至上周末,麦凯恩夫人的食谱配方获票数较高。其中一名《家庭杂志》读者抱怨说奥巴马夫人配方的杏仁酒,不是每个家庭厨房都有,而没有杏仁酒就烤不出奥巴马夫人配方的曲奇。2004年美国大选在克里与

国大选,劳拉同样以巧克力脆片及可可配制的德州牛仔曲奇击败阿尔夫人的姜汁脆曲奇。而1992年出世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却以巧克力曲奇击败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四年后又再以同样的巧克力曲奇击败共和党对手多尔夫人。希拉里一直给笔者以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征服欲极强的印象,没料到她厨艺另有一功!其实退一步想想,在舒适洁净的厨房里为家人烘焙曲奇饼干,烹饪可口饭菜,做一家的第一夫人也其乐无穷,何必斤斤计较地去争夺国家级第一夫人?女人,只要有家人的爱,就足够了!



紫苑 叶甫盖尼·多罗宁卡娅

农科路位于金水区境内。东起经三路,穿越政七街、花园路,西至文博西路,全长2300米,宽20多米。它的得名与附近有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简称农科院)有关,是郑州市以科研机构命名的又一条路名。

农科院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878年(清光绪4年)设在开封的蚕桑局,后改为河南省农业试验场,1955年从开封迁往郑州,1958年改称河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59年扩建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1972年恢复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1985

郑州地理

农科路

朱海祥 王瑞明

年林科所划归省林业厅领导,农林科学院再次改为农科院至今。以农科院规划命名的农科路,没开发前,这里曾是关虎屯村北沿郑花公路东边的果园和庄稼地。改革开放以后,郑州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框架拉大,1985年在此建一标准自行车赛车场,逐渐热闹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农科院家属院选址赛车场东开始建设,最早从花园路到东家属院一段,很快被列入城市道路建设中。1999年11月,市政府地名办公室根据规

公元522年,春秋郑国著名政治家、国相公孙侨(即子产)患病,后因病情日重,便对太叔(即郑国正卿游吉)说:“我死后,你必定执政。唯有仁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才是施政严厉。火热凶猛,人们看了害怕,死的人就少;水性柔弱,民众亲近它,玩弄它,所以死于水的人就多。因此,施政宽比较难。”数月后子产病故,太叔执政。太叔虽“为人美秀而文,善为辞令”,但心地善良,施政不忍猛而宽,因此盗贼蜂拥而起。他们出没于圃田泽之滨,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太叔后悔不已,

宽严相济

李济通

说:“我如早听老宰相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旋派兵围攻圃田泽,杀了不少盗贼,社会才得以安定。孔子对子产的这番治国言论,大加赞扬。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大意是说:太好啦!政策宽松民众就怠慢,怠慢了就得用重典来纠正,过于严厉,百姓又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实施宽大政策。如此用

宽大调节至严厉,严厉了再调节至宽大,使政事可以得以调和。《诗》说,百姓已经很辛苦,希望得到安康,如中原各国都能这样,可以安定四方。这种宽严结合的治国方针,是约束不良之徒的法宝,也是安抚四方、亲善近邻、兴国安邦的良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好办法。可以说,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是极其正确肯其中肯的。因此,在听到子产去世消息后,孔子悲痛地说:(子产)“古之遗爱也。”后人根据子产遗言中“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以及孔子对其评价中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等语,总结出“宽严相济”这一成语。

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溜,一眼瞧见一个帽筒。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顾不上,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拿。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知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那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就抓的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车主儿还没反应过来赶紧回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紧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的。呵呵,那时的东西



孔祥珠书法

刘青青露出神秘的笑容:“那还用问,她喜欢梁冰呗。可笑,有些女的总是可以同时喜欢上不同的男人,这种本领让人费解。”“那电话是怎么回事?那天崔凯为什么没来?”“钟小飞故意躲避着崔凯,不见他,我三哥说崔凯那几个月找钟小飞找得都快疯了,瘦了二十多斤,天天堵在梁冰办公室门口不走,逼着他说出钟小飞的下落,可是梁冰也确实不知道她到底去哪了,正好他们有一个在新西兰的朋友给崔凯的老婆联系了那家的一家医院,崔凯就带着他老婆去了,到底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也不想让她活下去……这不,人家脚前脚后,后脚钟小飞又后悔了,疯了似的找崔凯,也是天天堵到梁冰办公室哭喊着让他说出崔凯的下落,可是崔凯临走交待了,无论如何不能告诉钟小飞他的去向……”

李春天长长舒了一口气:“真够乱的。”

“谁说不是呢!就这点破事儿给多少人找了麻烦!鸡犬不宁!要不怎么说婚外恋害人害己呢!”

“那就不对了,崔凯的电话怎么会到梁冰手里?”

“崔凯那电话本来就是梁冰的身份证办的好不好?说起来也真是的,梁冰到现在还没跟他说话,这要说是说了,还说不定怎么闹腾呢。”

李春天在报纸做了七年的情感栏目,总以为世间关于男女之间的故事都上演在那些来稿的字里行间,她见过不少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关于对爱情义无反顾的信任和给予,李春天曾不止一次感动其中,但大多情况下生活本身就是一团乱麻,根本解不开也理不出头绪,简直让人绝望。

因为张一男的一个电话刘青青匆忙地离开了李春天家。一时间,李春天大脑一片空白,她有点扫兴,为了圣洁自杀的事儿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一些真话,控诉了社会一男,“老大托人给你带回来的。像个笑话。”

李春天突然感到七年来自己一直被欺骗,被那些给她投稿的女人捉弄,她们太闷了,需要打发时间,需要倾诉心事,于是她们唠唠叨叨地写文章,然后投到报社。李春天就像一个情感垃圾桶那样承载所有这些女人

连载

梅辰:那时候没有假吧?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造假也是有成本的,可真货却是白来的。

梅辰: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换点钱?马未都: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贩了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梅辰:那的什么?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马未都:贩了个帽筒。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后就搁在上面。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的。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帽筒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摆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

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溜,一眼瞧见一个帽筒。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顾不上,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拿。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知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那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就抓的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车主儿还没反应过来赶紧回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紧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的。呵呵,那时的东西

都非常非常便宜。梅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么拿?马未都:那我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在个车架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下车是不行的。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顶住口沿儿拿,正规的好东西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身就在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耐用。

梅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种事吗?马未都:多了去了。羡慕吧?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身份的老板,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逢着人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

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有的老先生就会说“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去挨个儿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的牢骚……他妈的,李春天骂了一句,她永远不会再相信给她投稿的那些人了,李春天恨透了了她这份工作。一时间,真相抽空了她所有的悲愤和激愤的情感,让她对身边的物质世界失去了兴趣——包括那台背投影彩电和那只打碎的奖杯。

李春天烦躁。有一个问题不断地在她脑子里绕来绕去,那就是她该不该原谅几天以前梁冰在家里大闹一场的行为。如果刘青青没有向她讲述事情的原委,那答案是肯定的,不原谅。现在呢?答案基本还是肯定的,不原谅。李春天想不通的地方就在于,她又没招谁惹谁谁为什么要遭受这种粗暴的对待。不知不觉,天边又开始泛起了微微的亮光,一夜没合眼的李春天在此时作了一个决定:如果梁冰给她打三次电话请求她原谅的话,她就原谅她。打定了这样的主意,李春天终于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前一天晚上,刘青青走得匆忙,李春天忘了叫她带上

张一男的香烟,第二天中午从床上爬起来,李春天决定出去逛逛,顺便把张一男的烟带过去。

张一男正在给演员们排练,他瘦了不少,眼眶深陷,满脸的疲惫不堪。

李春天不动声色地站在角落里看着他,因为他演员的情绪不到而对众人暴跳如雷的样子。

“怎么样?感觉到没有?”张一男迫切地问男演员。

男演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试图解释什么,但张一男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把手中的剧本重重摔到地上,咆哮起来:“滚,滚回家去找感觉,今天不练了!明天你再找不着富翁的感觉就别来排练了!”

李春天走到张一男跟前,不等他说话,张一男抢先说道:“这帮演员水平太低,再有半个月就演出了,一点不知道着急……哦,你,你怎么来了?”

“我……”李春天挤出一个笑容,“没什么事,过来看看你。”她把手里装着香烟的塑料袋递给张一男,“老大托人给你带回来的。”

张一男看了一眼,没说话。

“那个……我请你吃饭吧,中午。”

张一男看着她,似乎斗争了一下,“算了,”他说,“没心情,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一块吃盒饭吧。”